

视野

文史一叶

一张迟到的烈士证明书

□何莉

1985年，一张泛黄的《烈士证明书》几经辗转送到烈士妻子魏俊淑手中。此时，距离夫妻分别已经过去整整53年，至此多年尘封的往事才得以展现。

历史的年轮回到1932年冬的一天深夜，四川省涪陵县罗家庙村一片寂静，一位年轻人乘着夜色，轻声敲开了村东头的一间房门。他就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杨克明。这也是他离家后仅有的几次冒险回家。而更让妻子魏俊淑没有想到的是，丈夫此次回家竟然又是为了道别。

5年前，在亲友的撮合下，魏俊淑与同村的杨克明成婚。魏俊淑不识字，杨克明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。只是这个文化人总是干着危险的事情。在魏俊淑的记忆中，捉拿丈夫的通缉令经常出现在远近的村庄。从丈夫的只言片语中魏俊淑渐渐明白了丈夫的一切冒险，都是为了贫苦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。她也逐渐认同了丈夫口中的共产党，并在丈夫的指引下，开始读书识字，之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32年那个冬夜，回到家中的杨克明仅仅告诉妻子，自己要去更远的地方工作，去定是凶多吉少，但是，他已经把生命交给了党，一定能做到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
杨克明离家时，魏俊淑25岁。结婚以来夫妻俩聚少离多，秘密返家、匆匆离别，成了这对革命夫妻相处的常态。对于杨克明来说，岁月是未知的艰险；而对于魏俊淑来讲，岁月则是无尽的思念与等待。在之后的几十年，陪伴妻子的只有丈夫用过的一只普通木制书箱，这书箱见证了老人从青春年华到满头白发……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夫妻离别17年后，他们期盼的胜利终于来了，但杨克明却迟迟未归。此后数十年间，魏俊淑苦苦找寻丈夫下落，但一直渺无音讯。

杨克明原名陶树臣，参加革命后，为避免家人受牵连而改名。1905年，他出生于涪陵县云集乡（现属长寿区）一个农民家庭，读中学时受“五四”运动影响，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。1926年入党后，一直按照党组织安排在川东地区发动群众，开展武装斗争。1932年底，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，杨克明和川东游击军领导人王维舟紧密合作，迅速扩大川东游击军，配合红军作战。

1933年10月，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，王维舟任军长，杨克明任政委。1935年4月，率部参加长征，到达陕北；1936年1月，红三十三军

和红五军团合编为红五军，董振堂任军长，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。10月底，奉命西渡黄河，转战于河西走廊；1937年1月，在高台战役中，杨克明带领红五军主力，与超过自己人数六七倍的敌人浴血奋战，终寡不敌众，壮烈牺牲，年仅32岁。

1983年秋，杨克明昔日战友、原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师长、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王波专程到高台祭拜英雄时意外获悉：杨克明牺牲后，一直没找到其亲属，令人扼腕叹息。经多方努力，最终在四川长寿县（现归重庆）找到一个叫陶树臣的人与杨克明经历极为相似，最终经过确认，陶树臣就是杨克明。四川有关部门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查询，最终，在贵州找到了杨克明烈士已经50多岁的儿子陶森林和苦盼丈夫50余年的魏俊淑。1985年8月，在苦苦等待了53年之后，78岁的魏俊淑带着儿子儿媳和孙子来到了丈夫战斗牺牲的地方——高台烈士陵园杨克明纪念馆。魏俊淑凝视着亲人的墓碑，半个世纪的思念和辛酸从心头流过。

1年后，1986年9月魏俊淑在家悄然离世。临终前，老人将丈夫唯一的遗物——寄托了自己无限思念的那只书箱，捐赠给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。

绿水青山

拾梦红池坝

□余明芳

红池坝不止是风景，还是深深藏于心海的，月华下的水晶婚房。红池坝的母亲，是遥远的海子。天子城的父亲，是犀利的峰峦。红池坝上，山与海，手牵手。

夏日里，红池坝突然涨起花草树木的七彩波浪，吹着绿色的风，飘着瀑布的云，淌着澄清的水。漫漫长长的冬天，也许在十月登场，风骤霜重，柴火吊锅，万物静默。

红池坝有着双重的容颜，双重的生性，一半在云端徜徉，一半在烟火撒欢。

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红池坝，同一个人心中会有不同的红池坝模样。看了红池坝这么多年，还是更喜欢她安静的样子。

大哥年少时穿着草鞋，从羊桥坝一直走，穿林越坎，经田家坝、涂家坝、黑草坝、葱子坝，从太阳没有睁开一直走到星星合眼，在豺哭熊嚎声中，去红池坝搭露天草棚、铺草床。开荒种洋芋、甘蓝，建农场，刀耕火种、布衣素食。

经历原始的洗礼，始终自强不息。

红池坝被吵醒了。雷出通车的火路，绵羊与山羊在同一块草地繁衍；耕牛与奶牛，在同一面山坡对视。牧羊人，淹没在粉黛乱子草、黄色鸢尾的草海里。有的人，山道路远，种牧草、蔬菜和中草药；养蜜蜂、猪牛羊和鸡鸭鹅。

红池坝有过一所学校，课堂从春天连着秋天。孩子们的心灵，乘着苍鹰的翅膀，飞到遥远的远方。这里住满了杜鹃、百合、芍药与紫雾一样的马鞭草。还有雪花、冰凌与雾淞，松鼠与夜莺旁听。红池坝的梅花鹿，有一双精灵的眼睛；红池坝的归来客，有一种洗净的心绪。

趁着正好有执念，请来红池坝，骑马劈柴摘菜。春天举行高山杜鹃的盛宴，秋天聆听彩叶林的交响，冬天雪水煮酒煮肉，将人生品透。还有我们这些草原的孩子，讲草原的故事，马背牛背上的往昔，笑脸上的高原红。每个人，来时是一株开花的树，去后都将成为一座静默的山，心中有一片花草树木的红池海，自己的沧海桑田。

这世间多少人，迷醉于红池坝的风景。多么希望，她永永远远，都是这个干净与美丽的样子。奔赴她的人，始于颜值，终于境界。坝上与坝下，双向奔赴，人与自然，形神合一。

翻过一山又一山，转过一弯又一弯，我们进入了酷暑外的清凉地，繁华后的静谧园、峻岭上的大草场。抖落风尘，放下行囊，忘记忧伤。

在花香药香里，什么都不做，只自由自在做一个白日梦，当一回诗人。也可以披着露珠，数萤火虫；亲吻大地，翻山越岭；翩翩起舞，致敬蓝天。

石头屋和木头房子，在森林和草丛中；帐篷与吊床，在白昼和夜晚之间。亲朋簇拥或只身孤勇，在没有红绿灯与叫卖声的街市里，不论丰收歉收，不论顺境逆境，将过往清空。清肺、抚心，劳身、好梦。

在红池坝的云海里，双向奔赴一场爱情、友情、亲情。“你来了吗？”“我在的。”守护诺言、本真、内心。好像什么都没变，却什么都变了。

念亲恩

回家吃饭

□刘晓东

“儿子，今天回家吃饭吗？我炖了你爱吃的排骨！”下班前，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，询问的语气急促中还带着期待。我就答应了一下，答应了她。随后又打电话推掉了晚上的聚餐。

多年以前，我几乎天天回家吃饭。那时候母亲也不用像现在这样专门打电话。在她看来，孩子就像刚出窝的小鸟，飞得再高再远，总要回家吃饭的。所以无论我回到家有多晚，掀开锅盖，总能吃到热乎乎的饭菜。到了现在，打电话的确方便了，临时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在电话里说，可是陪父母吃饭的次数却明显少了，也就难怪母亲会专门打电话问回不回家。

我想搞清楚是哪出了问题。年轻时，把干好工作的教诲牢牢记在心里，坚持事情不过夜，所以加班成了常态；偶尔有个需要在外吃饭，就会提前给父母打好招呼：“我明天不回来吃饭。”得到了他们的允许，我才能放心参加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工作早已轻车熟路，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只是慢慢的，不回家吃饭也不再当回事，常常忘记了给家里打个电话说一声，反正家人们都可以为常。

母亲打来的电话，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：把养自己的人养老，把自己养的人养大，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和责任所在。当父母的时候会时时牵挂着儿女，可有时候儿女却会有意无意地忘却父母。我打电话给妻子，让她带着孩子一块去父母家吃饭。我知道，在父母眼里，没有什么比和孩子们痛痛快快地吃饭更好的事了。

书香政协

捕捉自然之美

——读《寻蝶记》有感

□谭华祥

8月15日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、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联合发布2023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，重庆作家、诗人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元胜的《寻蝶记》入选。

早在20年前，笔者有幸认识李元胜。他2000年开始以自然物种为重点的独立田野考察，足迹遍及全国。已出版“昆虫之美”系列作品《精灵物语》、《雨林秘境》、《勤海寻虫记》，纪实文学《与万物同行——三位自然科学家的考察记》，李元胜博物旅行笔记《旷野的诗意》、《万物闪耀》等。可以说，他的作品，就是他热爱自然、探寻自然的足迹。

《寻蝶记》一书收录了武夷山、南岭、阴条岭、大娄山脉20多条观蝶线路，这些线路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标记，更是作者与自然对话的桥梁。在这些线路中，作者以自然清新的文笔记述了自己的

每一次田野考察经历，讲述在不同情境中与蝴蝶的每一次偶遇。这些偶遇融入看似平常的一次次徒步之旅，大自然的意外与各种奇妙的寻蝶体验被作者娓娓道来。

阅读此书，笔者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，穿越了武夷山的翠绿，南岭的幽深，阴条岭的神秘，以及大娄山脉的壮阔，是在探索蝴蝶之旅中，对自然美的深刻感悟和细腻捕捉。通过作者数十年的野外探索和数十万字的蝴蝶生态观察笔记，我们看到了自然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，也得以一窥那些隐藏在山林深处的蝴蝶王国，感受它们独特的灵性之美。

书中穿插的300多张极具观赏性的蝴蝶照片，为读者提供了直观的视觉享受。这些照片不仅展示了蝴蝶在自然界中的真实状态，而且透露出蝴蝶在不同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生存智慧。这些照

片与作者的文学相得益彰，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、生动的蝴蝶世界。

对于自然爱好者和科普爱好者来说，书中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蝴蝶知识，更提供了对自然美的深刻理解和感悟。作者的文字清新自然，读来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些观蝶线路之中，与作者一同感受自然的魅力。本书也为喜爱徒步考察的自然爱好者提供了实用的帮助，无论是线路的选择还是观察的技巧，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宝贵的建议。

《寻蝶记》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蝴蝶的生态观察笔记，更是一首关于自然与生命的诗。它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界的美丽和神秘，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人类与自然的紧密联系。在这个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，该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归自然、寻找内心平静的机会。阅读此书，不仅是一次蝴蝶的探索之旅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



晨曦中的小安溪特大桥

唐明兵 摄

四时新

八月茼蒿

□仇士鹏

茼蒿(huán)蒿，一个很冷僻的词语，如果不是“八月茼蒿”的千古吟咏，单看茼蒿字，我甚至念不出它的读音。

朱熹曾解释：“茼蒿，即蒹葭也。”在本质上，蒹蒿是长穗的荻，即白居易笔下和枫叶一起瑟瑟的荻花；蒹蒿是长穗的芦蒿。蒹蒿长大后，就成了茼蒿。

不过，虽然芦和茼蒿习性、物种都不同，但外貌就像双胞胎一样，让外行人难以区分，所以渐渐地，茼蒿也泛指芦蒿。清代李斗写道：“柳荷千顷，茼蒿生之”，这指代的就是傍水而居的芦蒿。《古代汉语词典》也解释茼蒿为芦蒿植物。可能，比起荻花，芦蒿终究更为人熟知，在河边迎风一晃，就摇动了五千年的乡愁，唤醒了在水一方的童年。

芦蒿是盖房子的好材料，既能防风，又能保温。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的茅屋就是用芦蒿、稻草等盖成的，房梁装上去后，瓦片下压着的正是一把把扎好的芦蒿。远远望去，像是农人戴着一顶斗笠。若是将树

干和芦蒿杆排好，涂上泥浆，再铺上厚实的麦秸，就连瓦片都省了。

房子的装修也离不开芦蒿。把割来的芦蒿晾干、剥皮，依其节点和颜色深浅拼凑出不同的花样，剪掉长短不齐的部分，便是一张芦蒿帘。既能阻挡风雨，又不妨碍空气流通，还能让屋子平生意趣。当阳光透过芦蒿帘，它已裹挟着草木独有的清香，渲染出天人合一的古典氛围，让屋内之人心随意动，品茶、弹琴、作诗，去附和芦蒿帘垂下的闲情与雅趣。浙江曾出土过一张芦席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织品，据推测属于河姆渡先民时期。数千年来，人们居家、出门时，把芦席一展，就可坐卧小憩；百年之后，芦席一卷，天地为席。一直到现在，芦蒿还在勤劳的人们手中被精巧地编织，传承着宝贵的非遗文化或温暖的祖辈亲情。

芦蒿也是家中常客。芦蒿杆能制成笛子，轻轻一吹，余音绕梁；做成蓆子，“谓谓河广，一苇杭之”，足尖一点，

自在山河；也可作为燃料，西汉的史游曾写道：“薪爇茼蒿炊熟生”，而田单能用火牛阵大败燕军，便是因为牛尾上扎着灌满了油的芦蒿……芦蒿的根亦能入药，《新修本草》曰：“二月、八月采根，晒干用之。”采来芦蒿，晒干后就是上好的药材，不仅清热生津，还能除烦止嘔，最重要的是，它不在奇货可居的名贵里，去河边唾手可得。

叶绍翁用“九分芦蒿一分烟”形容芦蒿荡，某种意义上，那条长河流了多远，芦蒿就在水边相陪了多远。想一想，芦蒿来时，带来了水边的飞雪；去时，留下了天际的流云。绿时，如浪起深潭；白时，如风横飞瀑。待到明年，它还会铺展开更加盛大的画卷，也会有更多的水鸟来赴约，为这幅画卷配上同样盛大的交响乐，经久不息。

“夹岸复连沙，枝枝摇浪花。月明浑似雪，无处认渔家。”于是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时，它始终葳蕤，被人们世代地代地眷恋、向往。